

年

卷

6

第

第

22-26

期



論 短

美國應更進一步增加對華援助

吳壽彭

從紐約來電訊中給與抗戰的中國以無限的同情和勇氣。不多幾天又跟這些同情而給與中國以五千萬美元的平準基金。而羅斯福總統的特派員居里先生離華後，他的公子傑姆士羅斯福又接濟到了重慶。這些，在我們邦國艱難的途中，於苦渴時給與水，困頓時，給與慰藉的，使我們十分感荷。

但從那裏多而長的電文後發現五千萬那麼小的數字，近乎救濟而不是助戰的數字，平時還不足觀而簡直不是戰時財政金融數字；我們與其說歡喜，還毋寧說這畢竟沒有使我們失望而已。這不是說有錢人原多情錢，在羅斯福總統領導下的美國已慷慨地通過七十萬萬元援助民主國的法案。這不是說後起的孤立的北美合衆國還重於自保，在羅斯福總統領導下的美國已豪邁地踏上世界的舞台。問題是對於中國這戰爭的認識不够真切。而對於這次世界戰爭上英美德恐已落入戰略上的錯誤。

策勵日本霸道在遠東的橫暴，英美已無須詳論。然而中國抗戰的進行，美高級政治家纔確定其中國抗戰不敗與直捷，實在是在遲誤了的。到交通線十分阻滯的助中國發展交通，到許多良好的飛

機場已失陷了的時候來補充中國空軍，這已成爲十分費力的事了。今日不能再有遲誤了。法國崩潰的前途，美國在第一次大戰時的參戰一師長與理攝大聲疾呼說：「美國若不立即以一千架戰鬥機的空軍飛去，直接參加法陣線領空的戰鬥，以復想用一萬架來挽回惡運也後悔無及的」。現在果真美國得製造三萬五萬架來持支英國作戰了。中國的地勢及民族性雖已證明其耐久力較強於法國，但存心幫助中國的人們總不可再生太遲的後悔呀。此外如吳稚暉先生所伸說的：「中國軍隊是以百分之一的武器與火力同敵人作戰」。要轉變這相差過甚的劣勢，決不是零星的補充所可爲力的。每隔幾個月給與中國五千萬美元，還不足抵償敵人在東三省與淪陷區的搜括。這樣美國適成遠東戰局的維持者而已。從利伯曼的力唱援助中英希的論文中，知道美國人士的認識是中國的英勇抗戰必需盡量幫助，日本這太平洋的美國敵人必須打倒，然目前英希正在危急存亡

之秋呀，這樣他們期望中國的戰鬥員艱苦地支撐而併了下來；然而歐亞的輕重心還存着。口說日德意在說話而已。其次不該是日本步上意大利的命運，

是認明了這戰爭的世界性與日德意密切聯絡，無礙的應該在最有望的戰場，在敵陣的弱處用力，這就是跟該聯合起來打擊日本。英國寧可在北非洲對德軍退却而不放棄在東非向意軍的進擊，德國管接英倫的登陸而槍尖指向巴爾幹的小國，已見得兼弱攻昧的戰略之發揮。這發揮不應由美國用到太平洋戰場來麼？美國的人們用他十分之一的對日宣言上攻擊的勇敢於實際的經濟與軍事上的攻戰，太平洋上的形勢該頗爲改觀吧。當然太平洋上作戰的種種困難未解決前，美國必還是慎重又慎重着的。可是以如同以一千架飛機及所有有關的人與物，以最快的方法供應中國，使中國領空得以保障而後順利進行其經濟的努力與軍事上的反攻，應是不難做到的。我們要求美國以七分之一的援助款項，十萬萬元即刻

用到達東戰場來。而這些款項與其側重在南太平洋的佈置，不如用在幫助中國的反攻，毀滅日本在中國所安排的對於世界作戰的佈置。今天意大利可算沒落了；還無恥的聲言佔領了希臘的哥倫島，祇是像匈牙利的進軍南斯拉夫，以一德國國附庸的資格

# 蔣總裁：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委會第八次全體會議訓詞

各位同志：

今天八中全會開幕，距上次七中全會閉幕之日，已經八個月之久，自從上次全會以後，到去年底為止，這半年間，乃是我們黨在革命過程中最危險最困難之一個時期，我們今天回想起來，我們的黨和我們的國家，能夠安然渡過這個危險，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一次各位同志，尤其是一般遠道而來，還有許多位剛別了一二年的同志，能够集合陪都，聚首一堂，就今後黨務政治經濟社會各種工作，集思廣益，共策進行，大家一定覺得非常的快慰，非常的興奮。我常說，我們革命是不怕危險，不怕困難的，只要本黨同志能够領導全國同胞，共同一致努力奮鬥，則任何危險困難，都沒有不能克服之理，證之本黨過去的歷史，我們每經一次危險困難，就多獲一次進步與成功，而且困難愈大，成功亦愈大，祇要我們能够努力，凡是臨到最危險的時候，就是我們快要達到成功的時候。回想八個多月以前，我們抗戰的環境，在當時真像是非常艱澹，而現在一般同志和全國同胞，看到我們軍事和外交的形勢，日見開朗，日見鞏固，認為危機已經過去，因之對於今後抗戰的前途，乃覺得非常樂觀。我要告訴各位，我們最大的危機，確已過去了，但以後並不是沒有危險，切不可有一些疏忽和懈怠之意。我們今後要求得抗戰的勝利與革命之最後成功，不知還要經過幾許艱難與犧牲，因此我們在克服一次艱危之後，更要能憑過去的經驗和教訓，更加奮發，更加努力，來盡到我們的職責，必須是安不忘危，然後能渡過任何的艱難和危險，要怎麼樣痛自檢討，猛加鞭策，使我們國家轉危為安，使抗戰轉敗為勝，這完全是我們八中全會應該擔負起之責任。且各位同志要知道這一次全會的責任，是非常重大，正因為抗戰環境好轉，我們勝利的光明愈益接近，更應該體悟到我們的前途無量，和事業無限，而我們的任務，亦因之而格外加重了，所以不能不兢兢業業謹慎恐懼，以求獲得最後的成功。須知我們經過這一次空前的大戰，全國將士同胞犧牲了如許的生命財產，受盡了這樣痛苦悲慘，如果還不能使我們中國在抗戰期中完成革命建國的大業，獲得永久的自由獨立，那我們不僅無以對 總理在天之靈，而且無以對為抗戰而犧牲的將士和同胞。但是我們觀察本黨現在的情形，不僅國民和輿論對我們有許多指責，而且我們本身亦自認實在有許多的缺點和錯誤，尤其不能寬宥的，是許多同志，因循怠忽，忘却了當前的艱難和危險。此次全會既然擔負繼往開來的責任，第一件事就是要澈底反省我們過去的缺點和錯誤：為什麼一般國民要懷疑我們？為什麼我們要招致種種的非議和諷評？其原因究竟何在？上自黨部本身，下至黨員個人，大家都要澈底檢討，至誠反省，將我們過去的缺點和錯誤，完全洗刷一新，然後我們革命的前途，纔有希望，抗戰建國的大業，纔可以成功。更須知道此次全會開幕，適在我們抗戰建國最緊要的前頭，不僅要對黨國轉危為安轉敗為勝樹立我們自強自立的基礎，而且要負荷我們對於當前世界大局安危的責任，所以我們對於目前黨務政治軍事經濟社會各種問題，都要澈底檢討，同時對於今後實行主義建設國家的方針，以及本黨對內對

外的政策，更要精詳研究，成立具體的決議，使在全會之後，得以切實施行。

就軍事而言，經過我們全國軍民過去三年另八個月的艱苦奮鬥，在軍事上所表現的精神和力量，不僅使得我們朝野同胞為振奮興起，而世界友邦亦為之同聲贊許，就是我們的敵人，日本，亦不得不承認以後要以武力來滅亡中國是決不可能的事了，因此我們可以說軍事上的危機，已經過去，已經獲得了相當的成就。不過我們以往的成就，有種種重要的因素，可以說一大半是憑着主義和精神的力量的，運用革命的政略戰略，幸而克服了許多的危險艱難，打破了蔣寇武力併吞中國的陰謀和野心。若論我們軍隊的本身，如果要能和世界列強並駕齊驅，要能在抗戰之後使我們國防的力量，真正足以自衛，那還要我們本黨同志，再加上上百倍的努力，纔能達到目的，所以我們軍事上雖然樂觀，但絕不容有絲毫的懈怠，更不能以為我們能和敵人作這樣持久的戰鬥，就可以自得其滿而不更求進步了。

我們更要提醒各位的，我們今後抗戰的勝負，一方面當然仍要取決於軍事，但另一方面，還要取決於軍事以外之經濟戰爭，所以今後的抗戰軍事與經濟，實應同時並重，而且就現代戰爭的特質而言，我們毋寧說今後我成敗的決定力，經濟要佔七分，軍事僅佔三分。我們全會同志，務必認識這個意義，對於今後經濟問題的措施，要像過去前三年對於軍事一樣的重重，一樣的努力，我可以說，我們在軍事影響上已確立於不敗之地，而今後勝負的關鍵，一大半要取決於經濟了，所以大家對於加強經濟上的持久力，改善經濟上一切設施，增進經濟戰鬥的效能，一定要積極奮鬥，不惜犧牲來克服我們這次抗戰期中最後的困難，尤其是今天出席全會的各位，負有領導全黨同志全國同胞的責任，格外要知道經濟實在和軍事一樣的重要，無論文武同志，無論在前方後方，大家都可以盡力，而且經濟範圍，比軍事更為廣闊，其推動亦更為容易，只要我們能切戒過去消極敷衍因循怠忽的積習，發揚刻苦耐勞積極奮鬥的精神，共同努力，則以我們中國得天獨厚的經濟基礎，我相信無論什麼難關，都可以打破，而獲得最後的成功，反之，如果我們因循懈怠畏難偷安，不能苦幹實幹，不能互相合作，那麼無論我們有了怎樣優越的條件，都沒有用處，而且一旦失敗，其危險的程度，比軍事失敗還要來得嚴重。

現在一般輿論，對於我國目前經濟問題，不免有許多抱着過分的憂慮的，依本席的觀察，我國的經濟，實在並沒有什麼可憂慮的地方，唯一值得憂慮的問題，就是看我們今後能不能刻苦奮鬥，能不能積極建設。現在有人批評我們譏笑我們，說本黨的工作不緊張，太懈怠，甚至說我們是腐化了衰老了，這種批評，我們都要承認，都要接受，從今天起，我們就要澈底反省，以期袖過關功，對於任何事業，都要拿出我們革命的精神來研究新的方法，來克服一切困難，以求日新又新。能夠不斷進步，急起直追，我相信要解決目前經濟的危機實在並非難事。各位要知道，我們此次全體會議，正當建國工作真正開始的時期，我們實負有領導建國的責任，如果我們不能樹立起建國的精神，不能鼓舞全黨同志和全國同胞一致從事於建國工作的奮鬥，那我們過去三年多的犧牲努力，真是要前功盡棄。但是我們觀察過去三年八個月以來，尤其是最近半年之間，我們奮鬥的精神，確是一天不如一天，從黨到政府，從我們中央到地方，無論黨務政治軍事經濟各種事業，都沒有新的精神，缺乏新的生力，我以為這一點就是絕大的危機，值得我們驚心怵目。為什麼我們全國上下在抗戰初起之時，明知我們是以弱國而當強寇，都能緊張奮奮，不惜犧牲一切，而到了今天，抗戰緊要關頭，最後勝利已在不遠，反而有因循怠忽的現象呢？這

個責任既不能歸之於政府，更不能歸之於民衆，也不能歸之於內外環境之險惡，而完全在於領導抗戰建國的本黨，尤其是今天在座的各位中央同志，我們應該念念不忘「革命尚未成功」的一句遺教，尤其要知道此時真是我們在亡絕續的最後關頭，那裏可以有一點徼倖自私之心，那裏可以有一點苟且怠忽之意？如我們今天在座的一百五十餘位同志，大家都能一致振奮，仍舊像過去三年以前一樣來發揚我們非壯奮鬥的精神，和凌厲無前的氣概，那末，全黨同志和全國同胞在我們精神感召之下，一定能重新鼓舞起來，向危險艱難的路上奮勇前進，反之，如果我們有一件事不努力不振作，那就使得全體部屬以致全國同胞，都委隨之鬆弛懈怠下來，國家的前途，那就沒有希望。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志，要一致將目前這個存在的危機，從革除舊習，共同題勉，力行不懈，振作我們愈困愈奮的大無畏精神，來領導自己的部屬和全國的民衆，使他們一致相信有本黨和政府領導，一定可以達到抗戰勝利，促進建國成功。必須如此，纔能不自負國民的期望，不自負邦的同情，也纔能增加我們抗戰建國的力量。

最後講到黨務和政治，這是我們革命的根本所在。各位都要知道目前根本問題，是要使政治有新的氣象，黨務有新的精神，我們今後要完成建國，必須從新政治着手，但要政治走上軌道，就要本黨的健全，因此本席今天特別要就黨務方面，對各位同志簡單的說幾句話。我們無論在中央或地方的同志，對於我們現在國際環境和國內情況，以及本黨的立場，都要有一個明白的認識，要知道本黨在中國的地位，與別的國家已有相當基礎的執政黨，像德國的國社黨，意大利的法西斯黨，以及蘇聯的共產黨，都不相同，我們現在還在革命時期，一般黨員人人都要爲實行主義而作最基本最實際的奮鬥，尤其要從基層工作，社會工作來努力。我們現在不怕本黨的政權不能鞏固，亦不怕中國政治不能健全，而只怕我們的黨和社會隔離，以致我們的政治不能確立普遍而深入基層。我們作了黨員，尤其是作了中央委員，當然是爲担负革命大職而來，不是爲高官厚祿或要求個人的權位而來，不備是如此，我們做中央委員的同志，必須時時聽取民衆的呼聲，虛虛體察將士的痛苦，所以我們更應服務社會來盡職責，真正能與民衆打成一片，因此無論那一個委員，如果在政治上或社會上能夠到最基層的事業中去努力，到最接近民衆的地方去服務，是我們致力革命最正當的途徑，纔不爲真正的革命黨員。如果我們黨的基礎，還沒有鞏固，黨的信譽，還沒有確立，而一般同志，就以爲我們應該有特殊的權利，這就完全錯誤。要知道革命還未成功，主義還未實現，我們的恥辱未雪，職責未盡，今後要振奮全國人心，其責任全在於本黨，全在於我們一般中央委員，要樹立黨的社會基礎，其責任亦全在本黨各級幹部，亦全在我們一般中央委員。我們一切革命事業的進行計劃和努力途徑，總理在全部遺教中，已給我們詳悉的指示和安排好了，只要我們認清自己職責所在，遵照遺教切實努力，那我們對於社會多一份服務，即是多盡一番黨員的責任，爲本黨多樹立一分社會的基礎，只要我們絕不憚艱苦，深入社會，接近民衆，使本黨在社會上的基礎，日趨鞏固，則我們革命建國的大業，就可以迅速成功。因此我們各會，對於本黨黨員參加地方自治與社會服務工作的方針，應該有一個切實的決議，要使此次會議之後，我們黨的精神，以及黨紀黨德，都能進步充實，積極提高，有一番新的改革，以造成新的氣象，纔能真正負担我們革命建國的責任。以上所談，不過是幾點簡單的提示，而實在是我們革命成功最緊要的關鍵所在，希望各位同志，在此次全會期中，專心致志盡量研討，來完成本屆全會所負擔開來的使命。

# 紀念革命先烈及實行節食運動的意義

黃紹竑

——在義烏革命先烈紀念會講——

各位同志：

今天是三二九革命先烈三十週年紀念日，本席正巧同縣政檢閱團到義烏來檢閱，所以就在這裏參加紀念大會，機會很是難得。我們回想三十年前的今天，諸先烈不滿百人，僅以手槍炸彈，沒有充分良好的槍械，冒大險去攻擊兩廣總督署，結果雖沒有成功，但諸先烈那種大無畏的勇氣，是值得我們欽佩的。當時諸先烈不滿百人，冒險攻擊總督署的行動，在普通人看來，以為是沒有計劃，太不顧一切，其實這種看法是錯誤的。我們要知道革命的精神，是以小力量打擊大力量，以新勢力打擊舊勢力，由小成功而積成大成功，三二九諸先烈的行動，就是這種革命精神的表現。在三二九廣州起義之前，有惠州、潮州、欽廉、鎮南關、河口等役，其力量更是微乎其微，但為什麼敢做呢？這就是以小力量打擊大力量，以新勢力打擊舊勢力，由小成功積成大成功的革命精神。我們可以說，有了惠州等役的起義，才能釀成三二九的廣州起義，有了三二九的廣州之役，才能釀成辛亥十月十日武昌起義的成功；換句話說，三二九的大行動，是惠州等役遺留下來，武昌起義的成功，是三二九行動的擴大，這就可以證明革命的新精神與新力量不斷地擴大，舊的一定崩潰，革命一定成功。所以在今天紀念革命先烈大會當中，大家要認識革命的能否成功，要看我們自己革命精神能否培養與發揮。

現在抗戰快四年，在抗戰初起時，委員長就告訴我們：「這次不是普通的國際戰爭，而是國民革命的民族戰爭」。為什麼呢？因為普通的國際戰爭，先要考慮自己的力量，如有勝利把握，才開始戰爭，不然就中途妥協，如歐洲的英國，他自己相信有打勝仗的把握，所以終不屈服，羅馬尼亞、匈牙利、保加利亞等國家，都因為自己估計無勝算，就妥協屈服了。我國與日本，如果以平日的力量來比較，他們的軍事已進到現代化，一切組調裝備都已完成，我們種種設備，都不及他，為什麼仍要同他作戰，而不同他妥協，不向他屈服呢？因為我們的軍備雖然落後，國防雖未完成，但我們保有很堅強的革命精神，和很豐富的革命力量，我們就是拿這種革命的精神與力量同他作戰，革命的精神愈發揮，革命的力量就愈加大，所以在抗戰之初，我們似乎很弱，但我們能够一面打，一面培養，結果打了四年，仍沒有失敗，沒有屈服，更相信越打越強，決可得到最後的勝利。

剛才大會主席說革命的範圍很廣，不僅是對某一事，一切都要革命，換言之，在抗戰中各種工作，應如何改進，如何創造，都是革命，都要有革命的精神與革命的力量，才可以成功。要想抗戰勝利，不單是靠前方的進展，後方的改進與創造尤為需要，不然，光是希望前方將士，而後方各種工作不同時求進，那是得不到勝利的。所以我們要本身革命，看看那一點不合要求的，就把他改進，革除醉生夢死的生活，養成奮發蓬勃的朝氣，這就是本身革命。工作上的困難，也要以最大的勇氣去對付，去解決。以革命的精神求一切事業的改進，才是革命的成功，所以擴大革命範圍是非常需要的。

在今天三二九紀念會當中，還有一件事情向大家報告。現在本省的糧食恐慌很嚴重，因為本省的糧食向來不夠，需要外面的補充，過去一半是西貢運來的，一半是江西來的，現在這兩個來源都靠不住了，因為海口封鎖，海外的米運不進來，江西的米則大部份供給軍米，不能供給我們，所以一時倚賴人家是不行的，一定要自己救自己，不可存心倚賴，所謂浙江人解決浙江的糧荒，就是要浙江省內自己來調節補救。前一個禮拜，本席在省府擴大紀念週有二個報告：一是「浙江省糧食問題之最後決策」，一是「節食救荒與節食健康運動」，現在最好的辦法是節食，這所謂節食，是全省普遍性的，不單是缺糧縣份如此，餘糧縣份也須節食，換言之，有吃的人節省下來供給沒有吃的人，餘糧的縣份節省下來供給缺糧的縣份，這是節食的意義，果能切實做到，而缺糧的縣份需要補充的數量可以減少。節缺的縣份可以勉

強過去，窮吃的縣份可以多餘一點，餘糧的縣份更有多餘，那末解決本省的糧荒，一定有辦法了。過去所謂糧荒，是要吃飽飯，稍缺就不得，現在要在稍爲飢餓中免除死亡，這是本省唯一的目的，希望大家瞭解此意，人人負責推行，尤其要有吃和能吃的人負起這個責任。省府已經定有辦法，從今天起，開始實行，餘糧縣二飯一粥，缺糧縣二粥一飯。今天晚上本席招待地方士紳及工作同志，就是吃稀飯的，以後義島黨政各機關首先實行，還要強制執行。強制執行的辦法很公道，假使你不實行二粥一飯，而一天吃三四頓飯，政府及鄉鎮保長得強制收購你全部食糧十分之二，拿來救濟沒有飯吃的人。希望各機關嚴密檢查，務使切實履行。在寧波已實行節食幾個月，結果能

## 旅行重慶的觀感

二十九年十一月月底離開華華，十二月中到重慶，在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受了四個星期的訓練。結束後在重慶居住兩個星期。一月底出川，在湖南就過了十多天。三月初回到浙江。旅行一百多天中有一些觀感，現在約略寫出。

### 一 中央訓練團

中央訓練團是抗戰中的產兒，是全國的最高訓練機關，也是抗戰建國的基石。難關後更使人增加思念之情。牠的特點很多，依我看來，下列幾點是重要的：

一、中央訓練團與各機關密切聯系 中央訓練團與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青年團中央黨部、國民政府下各部院、軍事委員會以及其他各機關學校的聯系十分密切。中央訓練團內設有特別黨部、青年團直屬區團部、勵志社分社。中央警官學校及國立體育專門學校皆會來團作專門表演。黨政訓練班裏沒有一個專任講師，幾十位講師全是中央各級機關的主管長官。講師們把黨政軍各部門的情況和政策向學員宣示，學員對於黨政軍各種情況有了了解的還可以用文字提出詢問。講門口頭或書面給以答復。一個細心的學員可以

够維持過去，這就是有自救的辦法。昨天義島父老所發表的意見，都是糧荒問題，果能厲行節食，這個問題就不難解決了。寧波過去實行一粥二飯，可節省糧食百分之二十，二粥一飯，則可節省糧食百分之四十，義島並不缺多，比寧波紹興好得多，能否解決糧荒的問題，就要看自己能否厲行節食運動，希望別個縣份供給。是靠不住的。

這次本席同縣政檢閱團來此檢閱，昨天已舉行座談會，今天開始逐步檢閱，因為要詳細明瞭各方面的情形，所以明天再作詳細講評，今天是單就三二九革命先烈紀念及本省實行節食運動的意義向大家報告。

郭雁翎

由此看出中央政策的輪廓。這是溝通上下級——中央與地方——情志的一面。另一方面是學員們可以盡量發表他們的意見，由中央各機關分別來接受。學員們大半來自各省，他們熟悉地方的情況，了解人民的痛苦，知道行政的困難，明白中央法令在實施時的利弊。他們可以寫出來，說出來；在填表時，作文時，筆記時，討論會中，談話會中以及其他的場合，他們可以盡量發表意見，很少顧忌。學員們的意見無論是非好壞，總之可以供中央施政的參考，有的意見是各機關主管所要知道的，有的是次級官所要知道的，他們或者來聽取學員們的意見，或者用別的方法傳遞給他們知道，這樣可以盡量減除中央與地方間的隔閡。

二、中央訓練團有法治精神 法治與人治成爲中國政治思想史上兩大源流。無疑的中國人願意人治的多，肯受法治的人少。歷史上人治的成就儘多，法治的成就很少。目前的政治是要融人治與法治爲一爐。可是我們很少看到人治的成就，更少看到法治的成就。在中央訓練團我們可以看到法治精神。團裏學員全是新來的，職員與官長祇有一部分是專任的，其餘也是受訓人員兼任的。熟習於團內生活雖然只有百分之幾的少數，可是入團的人無有不立刻遵守各種規律。星期日放假，限定時間回團。兩離重慶市約有十里遠

，交通工具又缺乏，過時回國似乎是難免，可是七百三十人中竟然沒有一個的到過。起床、入睡、解散都按起居表實行，從不延誤。中央訓練團何以能如此呢？是因為：（一）團長的精神感召，太家願意遵守他的意志去做。（二）學員程度高，有自愛的心思。（三）管理法的良好，用連坐法使學員互相監督，用工作競賽法以引起大家的競爭心。（四）事務管理的精到，一草一木皆恰當地支配。起床號音一發，電燈立刻放光，同機器一樣。

三、中央訓練團十分經濟化 中央訓練團裏的人、時、地、事、物皆有適當的安排，一絲不苟，一點不亂。復興閣下原是亂葬場，經過不斷的開闢，現在高聳着房舍，平鋪着球場。化無用為有用，地面是十分經濟化。在訓練團裏看不到一個閑人；從早到晚沒有一刻閒暇；看不見無聊的事；大小物件皆不浪費。中央訓練團裏的生活是合理的，有價值的，一日抵得上在外的幾日。

中央訓練團是新中國人才的修工廠與製造廠，在短短四個星期的訓練中，團員體重有增加至三公斤的，多數人體重皆有增加。這種訓練對於學員身體的影響既然有如此之大，對於學員精神的影響也是應該相同。

自從十六年以來，短期訓練盛行於全國，批評的人很多，效果如何，很難判斷。中央訓練團雖日日還在改進中，無疑是成功了。以中央訓練團為核心，可以保證中國短期訓練制度的確立，各省縣訓練機關的進步。這是中國教育制度的特色。中央訓練團在中華民族復興史上將要佔重要的一頁。

## 二 重慶

抗戰中一切都是多變化的，都市也一樣。古人說：「士別三日，刮目相看。」對於現在的都市也可以適用。所以本文所說的重慶只是二十九年十二月中旬至三十年一月下旬的重慶，而且只是個人的觀感。

重慶是行都，兩年前敵機多次犯炸，一面散布謠言，說國府要遷都，我們不免有點戰心。到重慶看看，方知道空防絕對鞏固，不怕任何空襲。重慶的房屋約莫損失了一半，比較疏落，敵機投彈不易命中。積極防空有驅逐機與高射砲。消極防空尤其是特色。重慶市全部在山上，高出水面十丈左右，地基即是岩石，高下不齊。防空洞可以從馬路旁開過去，也可以從鐵路開下

去，洞深而寬，彼此相連。洞上面是幾丈高的岩石，任何重磅炸彈不能損壞。重慶市民每人可以在防空洞內占一個位置。自從前年五月大轟炸之後，重慶雖然受了多次轟炸，但是生命的損失很少。重慶市的物資多半也疏散在鄉下。市區很少投彈的目標。我在重慶時，敵機也來投彈兩次，炸的都是郊外，敵人認為郊外可炸的或者比市內多。

重慶雖然遭受多次的轟炸，還不失大都市的規模。馬路是完整的，有電燈、電話、自來水、公共汽車。從復興閣下望珊瑚壩，郵航飛機一刻飛出，一刻飛進，真覺得偉大。重慶市的社會行政，大約是中國都市中最好的。市內有常平商店若干處，供給廉價日用必需品。重慶的棉花賣五六元一斤，但是平民可以十元代價在常平商店領到一床被胎。市內有十多處公共食堂，七角錢一綠菜，三角錢一碗飯，比普通飯館要便宜一半。新生活運動促進會辦了一個新生食堂，八角錢可以吃一客自助餐，飯菜雖不多，但是花八角錢能在重慶吃到飯菜，的確不容易。自助食堂內人力、物力、時間、空間都安排得經濟，他處是可以做效的。市內的社會服務處，服務項目多，業務很忙。市內交通秩序良好，公共汽車與輪渡沒有一個人不買票。

重慶物價高，從事農工商的皆有利可圖。公務員、士兵與警察皆受過新生活的洗禮。重慶市上的人大多儀容端正，衣服整齊清潔，精神振作。祇是若干婦女，穿得太好，脂粉塗得太多，實在是奢侈。若干男子也不免奢侈，會有人說，前方有什麼吃什麼，後方吃什麼有什麼。然而這只是少數人，與大多數人無關。重慶市的官民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信念甚為堅固，民氣勃勃。三十年元旦，市上有盛大的集會遊行，晚間有無數起的官民在得上游藝。有燈彩、樂隊、歌舞班，最多的是龍燈，可見是民衆自發的舉動。

重慶物價高貴，以去年十二月論，比金華是兩倍半至三倍。公務員的新給比其他地方相差有限，他們的生活是很苦的。從西北來的人說，他們比重慶的公務員更苦。山西省政府的職員每人要種一塊地，晚間幾個人共一盞菜油燈辦公，不辦公時連燈也不點。我們在浙江的人是幸運的，所有物價高漲，糧食缺乏的困苦，西北各省的人都已耐受了。他們能夠忍受，我們便沒有不能忍受的道理。

每	月
文	摘

# 蘇伊士運河的爭奪戰

(Harlog. Ro. 著)  
本社特譯

蘇伊士運河地帶，現在進行着戰爭，這也許會變成世界第二次大戰的決定戰役。蘇伊士運河是大英帝國藉以保持印度，波斯河和阿拉伯油田的堡壘，也是英國與亞洲和東非殖民地間的通路。

爲世界商業通路之樞紐的蘇伊士地峽，自古卽爲世界各國衝突之中心點。昔日圖徽曾爲此而對安東民和埃及女皇克莉荷屈辱作戰，拿破侖因爭其地而爲英國海軍所敗。現在，意大利單獨着，又說這地帶是「意大利的生命線」。若埃及和蘇伊士運河爲意大利所得，墨索里尼就得向東南兩方面發展；若埃及的亞歷山大港爲意大利所奪而爲其海空軍根據地，則英國在東地中海的勢力，便全部崩潰。還不僅此，意大利可經運河運送大量武力往阿比西尼亞，以及英領東非；可以尼羅河三角洲爲根據，東向而襲產油的阿拉伯，並進攻波斯和印度。

意大利缺乏錫、銅、橡皮和煤油，煤和羊毛也須由外國輸入。其貿易的百分之八〇是經過地中海的；其煤油輸入百分之九〇以及其對東非殖民地的全部貿易，均經過蘇伊士運河。這樣，占有這運河的英國，實扼住了意大利的頸項。要是意大利能奪取這個地帶，它可以不再是海上的人丁了。

於軍事上的理由以外，蘇伊士運河本身的浩大收入，也着實使黑衣宰相垂涎。這運河的收入，在一九三八年是五千萬美金，其開支僅佔總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九。一九三五年中，通過蘇伊士河的船舶，計達三千六百四十九萬一千噸。其中以英船最多，計一千七百二十五萬四千噸；意大利次之，爲五百八十六萬六千噸；德國佔第三位，計三百三十一萬五千噸；再次爲法國和日本。

世界上百分之六十的錫，百分之八十的生絲和百分之三十的羊毛，都經過蘇伊士運河。凡是通過運河的船隻，公司現在課以每噸一元四角美金的通過稅（船隻本身的重量每噸七角）。稅率雖高，可是一九三四年世界商業觀不景氣時恢復百分之十，而蘇伊士運河的運輸，却恢復了百分之二〇。這樣的一條運河到了墨索里尼的手中，自可以大發其橫財。

蘇伊士運河的本身，並不能滿足旅客的好奇欲望。運河有一〇四哩長，河面寬處約五百尺，狹處約四百尺，而其深度可通過吃水三十四尺的船隻。它像一條帶似的蜿蜒於沙漠中。其入口處是塞得港，由途有伊斯麥利亞，西端是蘇伊士，蘇伊士這地方爲全波斯灣汽油的儲藏所，所有殼牌汽油，都由這裏分運出去。再南橫巨瀆紅海，是大英帝國的生命線，那裏每天都有價值幾十萬萬的英國船隻和其所運的貨物。

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意大利能否逐逐英國出埃及藉以控制蘇伊士運河？英國在埃及集中有十五萬大軍，同時埃及本身也有五萬名至八萬名的精銳部隊。並且上述的英埃軍隊配備有一千餘輕坦克車和裝甲汽車，還有五百架飛機。意大利自利比亞進攻埃及的軍隊，雖可比英埃軍隊更雄厚，但英國直至現在，在地中海海上仍維持有優勢的海軍，這使墨索里尼無法施展。英國的運輸艦隊仍可以把兵隊和給養運往亞歷山大港，英國兵艦上的砲火，仍舊控制着利比亞至亞歷山大的沿岸。

意大利也可以由阿比西尼亞和伊里特里亞的八千軍隊兩路夾攻埃及：一路由西方進攻尼羅河，另一路則由東南進攻紅海上的蘇丹港。但因爲這兩路的錯形陣勢及有後援，仍不是英國的嚴重威脅。軸心國另外還有一個計劃，這計劃是一面由西班牙進攻直布羅陀，一面由突尼斯的畢柴塔進攻埃及（但此路須自西里翰送兵隊及給養，很有困難），同時再通過希臘和土耳其，經巴勃斯坦而攻蘇伊士運河。可是這計劃目前尙少實現的可能。

但有一件事是可以斷言的，即蘇伊士運河的爭奪戰，在此次大戰中必不是一個插曲而已。若英國在地中海上被驅逐，若北非，阿拉伯及通印度陸路完全入軸心國家控制之下，這是大英帝國的致命打擊。反之，若軸心國進攻蘇伊士計劃全部失敗，其艦隊和陸軍遭遇到拿破侖被敗於阿部克仲同樣命運，則英國的最後勝利，當更有把握。（摘譯自 Current History, November, 1940）

# 逐競的海紅在強列

## 浩鍾陳

自十五世紀哥倫布發現由好望角至印度洋的航線，紅海之路，一時不若以前的興盛。英荷等國，都出好望角到印度洋，祇有法國以東南領土與地中海，欲由紅海連絡東方，以便與英競爭，所以珍視紅海古道。為要縮短途程，更謀將地中海紅海中間開鑿運河。法首相高勒雷 (Mithrie) 執政時代，即有人主張：「如埃及及法老時及梭羅門時一樣，從開羅到蘇彝士開鑿運河果能實現，則士爾其將富強，凡尼亞將復興，馬賽將繁榮，阿比西尼亞的商業將復活。海洋運擊後，西班牙人將衰落，其他國自會強盛起來。」一七九三年英法戰爭發生，四年後，拿破崙致書塔爾耶 (Talleyrand) 也說：「欲毀英國，必得埃及。」塔氏曾對執政政府說：「法佔埃及，將使歐洲商業，發生革命，英國尤受打擊。印度為英國光榮基礎，埃及喪失，她在印度的動力，必將毀滅。」一七九八年四月十二日，法國決心東進，希臘開鑿蘇彝士運河。為了這條道路，英法兩國發生長期的爭執。一八五五年五月十九日蘇彝士計劃的成立，由法人雷賽 (Reuss) 所策動，經英國多次的阻撓，才開始開鑿。而雷賽的計劃，又深受歷史傳統的政策所暗示，運河鑿成後，仍引起國際爭執。一八八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國際協定，規定「無論戰時平時，應讓任何國別的商船及戰艦，自由航行。」表面上運河已由條約取得中立地位。惟蘇彝士

問題是埃及問題之一部，英法都要由埃及及埃羅連河。兩國在埃及曾建立共管局面。一八八二年六月二日，英人棄埃及新變，率兵佔領。此後英國增加運河股分，漸漸操縱了紅海。十九世紀末年，英法在蘇丹又發生衝突。一八九八年英國克金勒 (Kitchener) 與法國馬相 (Marche) 在法幾打 (Fashoda) 相遇，幾發生戰事。一九〇四年英法協定，法國承認英國在埃及及地位，英國從亞歷山大港經尼羅河上溯，越蘇丹，掠過法屬索馬利蘭，直達亞丁與柏門 (Berber) 島，鎮守紅海的南口。法國從此退居二流地位。可是英國在紅海中的地位又受德國挑釁。德國希圖構築鐵道，由柏林到巴格達，直達波斯。更想協助土耳其，規復埃及，擊退英國。二十世紀初年，英德又發生東方霸權的爭執。英國既發覺巴格達鐵道足以威脅蘇彝士運河，便嚴密堵遏波斯灣出口。後來英德成立公約，英國允許鐵道引長至魁魏 (Kauai)，英在公司董事會中獲得二席。即至一九一四年協定未經批准。是年十二月，英國正式宣告埃及為保護國。英法海軍在大戰中切實封鎖紅海。一九一五年二月，土軍在德人率領下，曾由西奈半島向埃及進攻，終於失敗。

意大利雖入世較遲，惟注意紅海，已非旦夕。她進展方向，由南向北。一八八九年至一八九二年，獲得索馬利蘭後，她欲以此為根據地阿比西尼亞與意屬伊突里亞連絡。如此包圍了英法的索馬利蘭，控制紅海南口。再向北進展，越蘇丹，與意屬利比亞銜接，近視紅海北口的埃及。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五日，和會討論殖民地分配問題，意代表根據一九一九年倫敦密約十三條要求法國將治紅海南口的索馬利蘭割讓。法國認索馬利蘭為法沿岸重要據點，鐵道係法國資本經營，不容他人染指。意大利後來又要求法國割讓吉布丁。法國又未同意。一九三五年一月，法意調協成立羅馬協定。法國在非洲讓步，放棄里比亞以南的梯比斯 (Tibesti)。意領土從此兩向得湖方面進展。在紅海沿岸，法又將索馬利蘭的巴布尼爾曼德海峽讓與意大利。從此意領伊突里亞的疆域，向兩引伸，與吉布丁鄰近。至是意大利勢力可進一步向阿爾巴尼亞引伸。一九三六年，意併阿比西尼亞。英法的索馬利蘭，在意大利屬土包圍之中。意大利為要進一步操縱紅海南口，曾佔領法屬索馬利蘭沿紅海一百零陸的士地。從一九三八年起，她向法索士，吉布丁亦為對象之一。她想藉此海港，對抗亞丁。為要控制紅海北口，墨索里尼主張取得吉布丁的時候，同時要攫取蘇彝士。意大利為避免海上封鎖的痛苦，必須取得蘇彝士。她從東非戰爭時起，即在里比亞集中軍隊，謀對埃及有所動作。

二次大戰發生，意大利在東非與英軍發生戰事，法國對德意屈伏，英國在東非實力單薄，為意大利勢力所包圍。八月十九日，英軍在索馬利蘭戰敗，從柏塔拉 (Berber) 撤退。東非戰事，告一段落。英軍退集亞丁，及紅海西岸。英意戰事，又將移至北部。意大利準備由里比亞威爾埃及，或由阿比西尼亞威爾蘇丹。唯英國可利用阿人反抗意軍。埃及與英在一九三六年成立盟約。英軍繼續駐紮直至埃及及有力自保，才移出開羅，駐入運河區內。然自戰事發生，埃及政府將此條劃去，英軍繼續開羅防範。所以意軍攻埃，勢將遭英埃軍隊聯合抵抗。萬一紅海道斷被意佔領，英國也有二個補救辦法：一為整理伊拉克至東地中海大道，以連絡亞歐洲洲；二為調駐軍隊，嚴防敵人截斷開羅至開普敦的道路，保持好望角至印度的航線。總之，不讓任何國家在紅海沿岸佔領土地，原為英國政策之一。至北非戰事前途，只有看戰事的結果了。二九年九月(稿自外交季刊一卷四期)

# 近東在大戰中的地位

Albert Vison 著  
本社特譯

地中海的天空厚積着烏雲。從十二月到明年三月將是近東最危急的時期。一到此時，隱蘊着的極危險的軍事行動，便明顯地發動。墨索里尼的經營計劃中，除了土耳其，包含地中海全部；土耳其是看做希特勒的生命線了。英國現在深感不安，她在埃及和蘇彝士運河方面的軍隊雖不能調動，而感覺到伊朗和巴勒士坦前線也必須動員大量兵力，法國雖也握有伊拉克煤油公司四分之一份利益，但與法領土的交通全被割斷，油便無法運到波斯里了。

有一種盛極一時的說法，以為荷蘭與法國崩潰以後，大英的勝負決定在英倫三島及其四週。這似乎忽視了海外帝國。英國獲得勝利的唯一機會應動員帝國種種資源，人力，和物資，且利用全世界極高戰略上的利益。這次大戰的第一年可沒有做到這一點，原因是深恐政治上及經濟上蒙受極大損失。不過有識之士已見到維持現狀的理想不足應付納粹急進的猛攻。現在英國已由加拿大及新西蘭方面獲得若干援助；但從印度和殖民地帝國還未曾得到重大的貢獻。可見其基本政策尚無改變。

沒有一處證明這種政策之因險較在地中海者更大。僅是近東的油和埃及的棉已有決定的重要性。法國崩潰後，封鎖已經失去很多效力。法西新列強不再缺乏鐵沙、煤，和明礬土等有價值的物品。除食物的缺乏本年似感嚴重外，僅有兩種與戰爭有關的物品為她們大量急需，此即油與棉。羅馬尼亞的油，不能滿足德國需要之半；巴爾幹的棉，為數亦甚微。過去兩年中意大利雖有相當儲藏，德國也從荷蘭和法國獲得相當數量，究竟消耗量大，仍感不足。如果德意能繼續統制埃及棉和伊拉克油，英國的封鎖戰略將遭受致命的打擊。

地中海現在已成為作戰的要地，與其謂對付意大利，毋寧謂對付德國。自法國潰敗後，英國不能和德國在陸地上交戰。但新的戰場已發現了。自地中海到歐陸中心，有三條良好的路線。從雅典和薩羅尼加，沿摩拉維亞流域和伐達爾到伯爾格雷特，布達佩斯及維也納。從加利波黎和伊斯坦布爾為起點，有兩條在戰略上相等的路線。在一九一八年時，也證明東線是德國的弱點，彼時她真正的中傷，即在東戰場的潰散。因此英國若以近東為外交及軍事活動的中心，是很合理的。不幸在此弧形的近東區內，英國戰時行動的特性表示冷淡。到本年（一九四〇年）九月中旬以後才大量召集地方軍隊，至於動員地方工業以產生軍需品這一點，也未發動。人力方面，英國在此區內的軍隊，在八月底，數目還不到二十萬人。海法是僅次於亞歷山大港的重要海港，本年初尚無一防空壕；卡麥爾山到五月底才安置舊式高射砲。防禦的缺乏可見一斑。其他近東各國的防禦，當然更羸劣了。

上次大戰時，協約國方面有亞美尼亞人，亞拉伯人和古特人參加戰爭，可是現在從這方面所提出的意見，已受英國輕視。猶太民族主義半官報也會經申訴道：「澳地利亞人，新西蘭人，洛薩西亞人行軍數千哩到巴勒士坦幫他們的義務，而巴勒士坦的數千猶太人民，他們準備自願效勞，反不得應徵服役的實現」。以後到九月中旬，才邀請在巴勒士坦的猶太民族主義者和阿拉伯人參加防務。但軍隊能在一日之間訓練完成嗎？而且在頒佈求援前，也沒有發生使近東諸國迅速集合英國旗幟下的遺項事情。

英國的不加其識其明確的決定，是一切紛亂的基本——她得回答一個基本的問題：應統馭那一隻馬呢？少數猶太民族主義者還是阿拉伯人呢？祇有從戰爭的危急中所產生的軍事要素是應當加以考慮的。我知道，在任何時候，一個猶太兵或亞細利亞兵可值三個至五個阿拉伯人。巴勒士坦之門，應為東南歐千百萬無家可歸的猶太壯丁開放。然而，親阿拉伯的偏見和實際見解的缺乏都足以阻礙採用這樣的政策，那末就不得不趨向另一手段：（下接第十六頁）

# 阿拉伯的前途

L. 法拉哥著  
本社特譯

由於意大利之扣其門，德國與蘇聯的拼命擴張，能否給阿拉伯準備一個獨立的將來呢？即便從單純的帝國主義觀點來看，阿拉伯不僅是有如火般廣大的沙地，及住有數百萬懷戀着舊時偉大文明之傳統的游牧人民的荒蕪土地，且是個地理的和精神的中心。荷使厄魯依然成爲近東的統治精神，阿拉伯是有其將來的。這阿拉伯並不是限於受着紅海、波斯灣、印度洋諸海水所沖擊的半島，它可以伸張到上至黎巴嫩多岩山和奧都庫什，下至贊幾巴（Zanzibar）羣衆的森林，及深入尼羅的南部流域，和幾與歐洲相接的坦支爾（Tanganyika）。以共同血統，共同語言，和諷罕或德所啓示的上帝的共同信仰而組織起來，這種同教，可以代表一個歐洲所從未有過的堅強而根基不可分開的結合。

這個精神上的大阿拉伯，它的地理上邊境的劃分，包括有錢利亞、黎巴嫩、巴勒斯坦、外約旦、故地阿拉伯、葉門（Yemen）、庫威特（Kuwait）奧曼（Oman）、巴林（Bahrein）、卡塔（Qatar）、條約拘束的奧曼（The Trucial States）哈達拉（Hadhramut）、亞丁殖民地、贊幾巴、三個索馬利蘭、亞比西尼亞東部、蘇丹、埃及、利比亞、突尼斯、阿爾及利亞、摩洛哥、阿富汗、伊朗、若干個自治的蘇維埃共和國，甚至印度的一部份。在這個廣大的領土裏生存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回民。可是這大部份土地，連同直接受累數百萬人生命在內，剛是位於歐洲無厭的新帝國主義的路上。

實際上，儘管阿拉伯怎樣憤恨侵略，他們是不能抵抗歐洲的坦克車和飛機的。但是我也相信：他們一定會一手拿劍，一手拿可蘭經來作戰。可蘭經就是馬克斯的資本論和希特勒的我的奮鬥對手，因為它包含希特勒那本書的以眼還眼之殘忍，和馬克斯那本書的社會課題。

正當希特勒開始征服歐洲的時候，阿拉伯便想掙脫它自己的馴服束縛了。事情開始於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日，那時不列顛承認蘇地（Abul Ajjis

Tab Sami）爲一個獨立的統治者，爲漢志、內志和其屬地的國王。在一九一三年，他把土耳其人逐出內志；一九二一年，他征服了森麥爾（Samarra）；一九二五年合併了漢志；一九二六年征服了亞西爾（Asir）。他軍事進攻的行動精神，就是他的精緻的社會計劃。那和希特勒的社會計劃很相似，因爲它是從一種種族民族的醜態中產生出來的。蘇地的社會計劃的行動，包含有游牧民族的調解，國家技術效能增高，自然資源的開發，是一種阿拉伯的獨裁政治。他自己所修改過的清淨派，含有一切武斷的狂熱，和納粹的神話一樣。但是，他和希特勒，有一個根本不同的地方：這是情感上的不同。儘管他是如何殘忍、專橫、暴躁，但就感情這點來說，可還近人性。

蘇地的時代行將告終了。他年近七十。當他的生命幾超過了頂點的時候，才把握大權。阿拉伯的將來，是建築在蘇地行將壽終時代的改革上。但是他祇以具體的方式喚醒沙阿拉伯的長眠觀念，在這上面奠下精神的基礎而已。技術精神的現代，落後的蘇地阿拉伯，是不能夠有更大的能力的，但就是這些，已經算是一個重要的貢獻了。關於阿拉伯復興情形，湯麥斯（William Thomas）寫道：「回教的現代化，也有它純宗教的一面。在智識界方面，由一個不可思議的局面，已帶來了一個宗教復活的局面了。運動是從阿拉伯青年中開始，他們相信，政治的國家，不會有健全的，除非建築在宗教的生活上，世界也不會有健全的，直至各民族間被迫成爲一個互相諒解，容忍，及良心的更密切之團結。」這點所以保證麥多和麥地那二地成爲一個確定的政治領導地位，雖然，物質上的領導，還是給北部保留着。阿拉伯的智識份子，爲了避免造成兩種極端的阿拉伯生活的對立，承認使這兩極的人，趨於一致，這結果就是一種重大政治問題上行動的統一。目前歐洲的紛亂，毫無疑問，將很快來試驗這種統一了。

然而，還有其他的象徵，覆蓋着阿拉伯的將來。蘇地已秘密地準備身後

。另外還有一個偉大的阿拉伯統治者，即葉門的耶希亞 (Iman Yahya)，也年逾古稀。這兩個，對於阿拉伯將來的準備上，已完成了許多。假如上蒼能賜以再世，他們大可以很好地推行其計劃，乃至於完成。但是，他們的兒子能否繼承其所業呢？蘇沙和葉門因兒子過多，所以王位的承繼難得到和平的解決。蘇地選了兩個年長的兒子，分任內志與漢志的總督，後來把他們兩人間的親情延立成功。蘇地親王是個能幹的行政官，聰明的外交家、學者、個性堅強而英雄的戰士，所以造成承繼父親的適當人物。太子非沙爾王 (Amir Faisal) 並沒有反對他的兄弟繼承王位。但是還有第三個兒子讓罕默德王，是個意志極強，善戰而保守的阿拉伯公子。他愛好舞劍，故向清淨派中的正統份子求援。在蘇地阿拉伯內有些反動團體更膜拜他。他之反對乘坐汽車或用電話通話，當為一種愛國事業。他是阿拉伯中古時代的表現，而蘇地正力圖將他的國家從那個中古時代解放出來。讓罕默德的奮鬥的反抗，為意大利人所利用。從羅馬派來的代表，滿佈着這位王子的周圍，答應在反抗他的兄弟時來援助他。假如將來這個朝代的戰爭，是蘇地與非沙爾站在一邊，而讓罕默德又站在另一邊，那末，蘇地的機械化軍隊將讓罕默德的保守駱駝擊敗。但若意大利參加到讓罕默德這一邊，經後而阿拉伯的決鬥場，那末，讓罕默德或會以犧牲阿拉伯之獨立與將來而得到勝利。葉門的耶希亞有十三個兒子。他最鍾愛的一個已死於紅海。其餘則常相爭。一個叫做胡塞因 (Husain) 的，是身材瘦弱而面貌英勇的人，最敬神，但也是個狡黠的外交家，曾在倫敦、巴黎、羅馬、和東京等處代表他的父母參與訂立各種商約的重要會議。他在兄弟中是奉幸親王 (Omar) 之真正唯一可怕的敵手。奉幸親王擁有軍權，是舊派的野性好動的戰士。假如胡塞因和奉幸之間於父親死後鬥爭起來，意大利定會前來干涉，而蘇地也會乘時合併這個在蘇地阿拉伯境外的最後一個獨立王國。

假設蘇地和胡塞因勝利，而阿拉伯繼續向着它的更有希望的途程前進，那末，阿拉伯帝國主義的目標與界限是什麼？我們可以「泛阿拉伯」四字表之。從精神上說，其意義是：一個在阿拉伯半島內同血統，同語言和同信仰的人民之結合；而在地理上說，就是從現在土耳其邊境伸至亞丁灣，西邊則以紅海為界，東邊則以波斯灣為界。這並非一個空洞的幻夢，而是表示着蘇

地的無限深謀。

一個最後的歐洲和它海外屬地的解體，可以促進泛阿拉伯的實現。由於希特勒之不能鞏固其所獲而繼續戰爭，也是有利於這個發展。或者，也許如蘇地所希望的一樣，定會順着自然的歷史發展的途徑而來。今日論到阿拉伯帝國，似乎會引起我們夢想到一個象牙的塔。但是，它說不定會比我們大多數人所預料的更快到來。自法國簽訂了休戰協定以後，因為麥特爾荷蘭薩 (Mithras) 將軍拒絕繼續在近東指揮作戰之故，實際上使敘利亞和黎巴嫩陷於三面受威脅的境地——土耳其人，意大利人，和英國人。自貝當政府主張麥氏停止作戰後，麥氏便決定不尊重各次軍事人員會議的而為一般人所公認的義務（會議中土耳其和伊拉克的軍官均有參加）。這位將軍也沒有和敘利亞士人商討。於是，在這個權利衝突的糾紛中，敘利亞人民，便靜靜地準備着他們自己的行動了。他們可以依靠土耳其和伊拉克軍事上的援助，和依賴全阿拉伯世界的熱烈精神支持。今日，法國已不能自主，一個獨立的敘利亞，不是不可能的。這事，對阿拉伯的實現，會成一個推動力，且會成爲一個決定的推動力。阿拉伯世界是希望敘利亞領路的，因為敘利亞的阿拉伯人，皆公認爲最文明開通，受過最良好教育，且在技術發展上最進步的民族。一個純粹敘利亞的獨立，會使伊拉克自英國脫出，因而，問題又發生了，當目前英國正在本國從事戰爭時，是否會同時來鎮壓巴力斯坦和約旦的叛亂呢？這些偶然事情是隨着歐戰而來的。但是蘇地却還是主張說，泛阿拉伯之實現，要期以五十年。他曾寫給一位朋友說：「我們把壓迫者逐出，還是不夠的，我們首先要征服自己」。

現在這種制服在前進中。湯麥斯寫着：「由是，這個命運的車輪，已經轉了一周了。一千年前，阿拉伯是對歐洲傳授現代主義的」。我們可以增加一句：今日的阿拉伯民族，已渴望從歐洲學習現代主義了。湯麥斯剛才論及的車輪，還可以另外來一個旋轉。阿拉伯的精神充滿着希望。它的最後成功，會由於阿拉伯具有主要特質中的兩種（純粹的英雄主義與大量）而更速，這兩種特質，在我們已飽和的過於精緻的文明內，是最感缺乏的。當英皇王義和大量將復爲神而代替了鬼的時候，這些美德可爲年青的阿拉伯國家在太陽照耀下的未來世界上保守着一個重要的地位。（摘譯自 Sir, September, 1940）

# 土耳其之外交史

## 唐 魯 濱

### 一 洛桑條約前土國外交簡述

土耳其的外交史，可看做一部達達尼爾海峽爭奪史。達達尼爾海峽和地中海咽喉，誰掌握或控制了牠，便可掌握或控制近東巴爾幹以及東地中海。因此，遠在十九世紀初葉，英國即協助土耳其帝國，封鎖海峽。而當彼得大帝向南，歐國力時，又首先壓迫土國，簽訂恩克爾史克萊希密約。據這個條約，土耳其成了帝俄南門門衛，帝俄進可以東出地中海，參加非洲的分割，退可以深藏黑海，保護其南賦。這是英俄爭奪海峽地方的重大勝利。所以在二一八四〇年英俄音與四國會談中，俄國被迫取消密約。次年二月，俄法英與又發表共同宣言，取消禁止外艦通航的規定，於是帝俄控制海峽之權而復失，英外交重佔上風。迨後有克里米亞戰事，中間經維也納會議，直到一八五六年簽定巴黎條約，始將「黑海改爲非武裝中立地帶，並規定多瑙河、自由通航，尊重土耳其領土之完整與獨立」。這是英方的二次勝利。一八七七年四月，土俄再戰，結果簽訂聖斯特萊條約，俄國主張「達達尼爾及博斯普魯斯兩海峽對於商業永遠開放」。而在一八八七年六月俾斯麥召集柏林會議中，英國積極反對俄方要求，又主張海峽之封鎖，結果俄國退讓，乃重申海峽封閉原則。以上是前世紀中海峽爭奪略史，主角是英俄。

海峽主人毫無主動政策，有畏俄結英之傾向。到前世紀末本世紀初，又加上了新興的德國。土國第一次革命領袖爲留德學生，於是德土間締訂了軍事密約，致土國捲入大戰漩渦。迄歐戰結束，土國與協商國間簽訂了塞佛爾條約，其中關於達達尼爾海峽，有國際化和對非武裝區的規定。彼時俄國革命德國崩潰，英國以良機已至，於是慫恿希臘，對土作戰。土耳其雖軍力不足，但領袖極有識見，親歷以爲奧援，結法義以孤英，然後悉力以抗希臘。希臘大敗，乃有一九二三年的桑洛條約。

海峽主人毫無主動政策，有畏俄結英之傾向。到前世紀末本世紀初，又加上了新興的德國。土國第一次革命領袖爲留德學生，於是德土間締訂了軍事密約，致土國捲入大戰漩渦。迄歐戰結束，土國與協商國間簽訂了塞佛爾條約，其中關於達達尼爾海峽，有國際化和對非武裝區的規定。彼時俄國革命德國崩潰，英國以良機已至，於是慫恿希臘，對土作戰。土耳其雖軍力不足，但領袖極有識見，親歷以爲奧援，結法義以孤英，然後悉力以抗希臘。希臘大敗，乃有一九二三年的桑洛條約。

### 二 新土耳其之外交政策及成就

新土耳其在革命建國時期，其外交的根本精神，是親仁善鄰，而其具體目標則爲：（一）恢復海峽主權；（二）維持巴爾幹現狀；（三）團結近東回教國家。至其運用則對於歐洲列強均各保持睦誼，而親交重心，在於北鄰之蘇聯，蓋蘇聯在前此十餘年中，立國要求與土耳其正相一致也。

洛桑會議爲新土耳其最初的重要對外交涉，會議中得俄代表之聲援。但英國以彼時壟斷海峽軍力，均等於零，對於海峽問題，反對蘇土的封閉主張。因而土耳其恢復海峽之願望，在會議中未能達到。會議後十餘年間，在凱末爾領導之下，埋首於內部建設，而對外關係尤能本既定政策，善同時機爲積極的自主的運用。一九三三年希特勒獲得政權，土國即已覺察德國已至再度向外發展之時期，而巴爾幹絕不能苟免於希特勒之覬覦，於是在法國策勵之下，團結希臘南三國，結成巴爾幹協商以自保。繼在一九三七年與伊拉克、伊朗、阿富汗簽訂德薩巴

德公約，作爲團結阿刺伯國家以便結成汎阿刺伯聯盟的初步，因此土耳其在巴爾幹的地位更加强了。一九三六年希特勒進兵萊茵，宣布廢止羅迦諾公約後，土國即於三月二十四日向國聯行政院提出洛桑條約之建議，要求武裝達達尼爾與博斯普魯斯兩海峽，及馬摩拉海。四月十七日，土軍開入非武裝區，於是蒙特委員會的召集，結果訂立新海峽公約，其中主要規定有：（一）各國商船不論在平時戰時，可以通過海峽；（二）戰時各交戰國所屬軍艦不許通過海峽，但因執行國聯行政院命令，或因履行區域公約，由土耳其簽字加入者不在此限；（三）土耳其認爲有戰爭危險時，得任便禁止外國軍艦通過；（四）土耳其有權在海峽兩岸設防。此外，並撤廢海峽國際管理委員會，而土軍艦在戰時除對敵國封鎖外，且可檢在過往中立國船隻。至此，達達尼爾海峽，才算復爲土耳其所掌握了。

歐洲列強在土之活動，除蘇聯以地勢及歷史傳統與土素著睦誼外，英德雙方爭土俱各盡最善之努力。但捷克被併吞以後，有種種現狀與打破現狀國家間之矛盾，已趨近短兵相接之時機，希特勒且有馬首欲東之勢，土之友英友德遂不能無所抉擇。英法互助協定之成立，即其抉擇之結果。土何以聯英而拒德？其一爲希特勒對外發展之狂潮；其二，英於近東諸國，近年已採懷柔手段，而帝國外交，利於維持現狀，適與土外交根本精神符合。其五，英土裁判以至成立協定之際，英蘇亦在談判中，土傾向英法，無背於傳統的親蘇政策。乃土國雖先後

### 三 英法土協定與土外交政策之展望

歐洲列強在土之活動，除蘇聯以地勢及歷史傳統與土素著睦誼外，英德雙方爭土俱各盡最善之努力。但捷克被併吞以後，有種種現狀與打破現狀國家間之矛盾，已趨近短兵相接之時機，希特勒且有馬首欲東之勢，土之友英友德遂不能無所抉擇。英法互助協定之成立，即其抉擇之結果。土何以聯英而拒德？其一爲希特勒對外發展之狂潮；其二，英於近東諸國，近年已採懷柔手段，而帝國外交，利於維持現狀，適與土外交根本精神符合。其五，英土裁判以至成立協定之際，英蘇亦在談判中，土傾向英法，無背於傳統的親蘇政策。乃土國雖先後

與英法成立妥協，原擬在英法蘇軍事同盟成立以後同時發表，不意英蘇談判忽遭停頓，而德蘇之間轉有協定成立。於是在英法諒解之下，展緩協定之簽字，俾士蘇得有商談之時間，以便同時成立協定。終以蘇聯提出封鎖海峽之要求與三國互助協定背馳，士蘇談判不得不趨於停頓。結果，士僅在避免與蘇作戰之條件下，於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九日簽訂三國互助協定。當時環境，蘇德雖新締盟約，德義均舊為盟邦，而德義與蘇在巴爾幹之利害關係，猶甚於矛盾衝突，士之外交猶有運用餘裕，故協定後士蘇士義以及士與巴爾幹各國間之外交接觸，至為頻繁，一時且有成立巴爾幹中立集團之傳說。

自英法土協定之簽訂至今僅十一月，此十一月，希特勒已佔丹，挪，滅比，荷，潰法國，直趨海峽以會英倫，史太林亦屈芬蘭，併愛、立、拉，收比薩拉比亞，墨索里尼則迫德蘇之後，燃戰火於東非；而土之盟邦，則法已屈服，羅馬尼亞已支解，英則在苦鬥中。士國今將投入戰爭乎？則二十餘年之建設不免又受戰禍摧殘。將置身事外乎？則英崩潰之後，巴爾幹近東之地面均將易色，自身地位亦岌岌可危。然則敵友和戰之間，何取何捨，固士政府所躊躇難決，舉世矚目之焦點也。依士

## 美國陸軍的新計劃

Hanson W. Baldwin著  
本社特譯

受了德國運用新奇戰術而獲得勝利的刺激，美國在去年夏末取消了舊時傳統的陸軍政策而從事於一種空前未有的軍事刷新和擴大計劃！一個根本上改變全國社會組織的計劃。全美人民，在五月十日國庫所托的那一天以後，一致提倡國防。

美國的海軍，自一九三三年三月羅斯福初任總統時，早已刷新擴大，隨時可以準備作戰，遠非陸軍所能望其項背。陸軍雖也曾屢次擴充，可終不能與海軍同日而語。舊時的陸軍政策，是因為二大洋的天然壁壘造成了地理上的孤立地決定的。這常根據一個假定，即在戰爭開始後，還有充分時間來準備，訓練，設備，像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的情形一樣。但這次德國在歐戰利以後，這一假定的計劃

就不能再行保持了。

如果美國再行捲入歐戰的話，徵兵一事當然是陸軍部作戰計劃之一。但在五月底之前，德國軍隊橫掃於色當的時候，參謀本部尚無擴充軍備以應時機的計劃。這計劃之第一點，對於少數專職的常備軍，力予擴充，刷新，重置與再組；目的在準備九師團步兵，一萬一千架飛機，對海外的殖民地，再加設強化之衛戍軍。其第二點是對於國防軍之重置，改組和集中訓練等事項。但最近德軍迅速的勝利引起了人民極大的忌憚，同時陸軍訓練協會也提出徵兵的動議，勸導軍隊改變往時的堅持態度，而進

行一種擴大軍容的新計劃，務使一般民團變做正式專職的常備軍，只不過附設一個民團徵兵幹部而已

國過去之外交政策測之，其將來趨向不外：(一)如英與德義間仍呈膠着狀態，蘇聯態度未盡鮮明，則將維持現狀以俟時局之演變。(二)如義在東非之軍事未盡順利，義軍進攻希臘，則或將捲入戰禍。(三)如英在短期內即告崩潰，則大抵將努力於蘇士親交之恢復，俾在蘇支持下，安定巴爾幹與近東之局勢。(四)如土於蘇聯方向，未加考慮，遽行捲入戰爭，則士國北疆，或將發生意外。總之，士國今日之處境，較其建國當初，困難萬分，但其一貫之外交政策，未嘗無運用餘地，要視運用之技術如何耳。二十九年九月(摘自外交季刊一卷四期)。

。這政策，目的在使第二防線的美國陸軍，變成可能的第一防線，充實陸戰力量，隨時準備動員，不必等待一月或半載了。牠假定在一個可能性上面，即德國現在據有歐洲全部造船的便利，同時又與日本、意大利或俄羅斯結合，傾霸佔了英國艦隊，或許就向美國開始進攻，那是她就在海上獲得無敵霸權了。

陸軍部曾有徵兵法的制定，預計於一九四一年春，增加實際受訓的人數為一百四十萬名。照瑪塞爾(Marshall)上將的意見，至少要有二百萬到四百萬人，才是以防衛美洲的大陸。美國現有年自二十到三十五的壯丁，約一千六百五十萬人，所以這次徵兵，無疑地可以達到預定的數目。雖說因了疾

病和工作的關係，數目上不無相當折扣，但若年齡的界限寬一點，人的資源就成爲無限了。陸軍部原來的計劃，規定徵兵的時期和年齡是：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五日，七萬五千名；同年十一月五日十一萬五千名；同年十二月十五日十一萬二千名；同年十二月底九萬八千名；一九四一年四月一日四十萬名；同年十月一日六十萬名；此後每於四月一日與十月一日各徵四十萬名，直到一九四五年徵兵法令期滿時爲止。徵兵法案中規定，每人須受訓一年，總計三百四十萬人，應於下五年中完成訓練，此外尚有常備軍與國防軍之志願兵的全體人員，也應受相當的訓練。爲指導這樣偉大的軍隊，有人提議必須召集四萬到六萬的預備官長來服役。所以預定於一九四五年四月一日，美國新編陸軍的組成分子如下：

：常備軍一三十七萬五千名，官長一萬六千七百九十九名；國防軍一廿四萬零八百五十名，官長一萬五千名；受訓的預備軍一三百四十萬名，官長四萬到六萬名。此外還有別種兵隊的添加，如目下有機州已設置自衛軍了。

有人曾經估計過，還要加添十五萬人來維持和運用二萬六千五百架的軍用飛機。再需要至少十萬人常駐於海外各殖民地以爲衛戍軍。如果美國要在英法荷拉丁美洲領域內增設衛隊以保護近日所得的海空軍根據地，那就又得增加幾萬人。而保護海岸及防空，至少又須五萬人；若要保護特區，此數還得增加。軍部也估計過，更需要十五萬乃至二十萬人，以爲執行管理，訓練新軍，供給軍需以及軍醫等事務之用。

這還不過是初步的最低的目標。瑪雪爾上將會

謂，最終的目標在於組成四十五師團的步兵和十師團的裝甲車。美國的陸軍，雖然仍以步兵爲作戰的主調，但對空軍和機械化部隊，特別注重。

從五月份起，漸漸實現了預定的軍事計劃，其初步目的爲：（一）置備一百三十萬人的全付軍裝車槍械等；（二）置備七八十萬人應用的緊要器物，如坦克；（三）開辦或發展在戰時足夠維持或供倍乃至三四倍是說不定的。新計劃中的陸軍航空隊，原定飛機數目不過一萬一千架，以外又增加了一萬五千架，總數已達二萬六千架了。至於陸軍方面所冀望的新目標的確數目，到現在還沒有公布。數年以來，軍隊中已試驗着新式武器和新式設備，這種試驗當然繼續着，像擊坦克車用的來福槍的試驗，即是一例。飛機砲至今還沒有得到滿意的標準的採用。許多新設備的特別說明和圖樣，迄今尙沒有完成。

海防設備在繼續改進中，國內與海外的空軍根據地，都在迅速擴張。夏威夷的衛戍軍，設備頗陳舊，但是他的地位，因在嚶呼島建築地下飛機棚，並在隔離夏威夷羣島的其他偏地設置小根據地和汽油站而改進了。在葡托立哥，空軍和海軍的防衛均已設備就緒。在巴拿馬運河地帶，也有一個堅強的衛戍軍成立了。阿拉斯加有最大的建築和擴大計劃。那邊的衛戍軍已由三百名增至一千四百名，也許可以增到六千至一萬名。有兩個空軍根據地正在提前趕築，主要的一個是在阿卡基，佔地五萬英畝；其他一個將建在范朋克斯地方，那地方已在北極圈一百三十英里的下流了。（摘譯自 The China Press, November 20, 1940）

November 20, 1940

（上接第十一頁）不惜絕大努力，以取得阿拉伯人積極的援助。可是這一點也沒有做到。沒有一個阿拉伯國家，在意大利參戰後的四箇月中自願加入協約國，甚至薩地阿拉伯來與軸心國斷絕外交關係。伊拉克和埃及雖因同盟條約的強制，和英國的敵人斷絕了外交關係，但都不能表示若何熱烈地擁護協約國。意大利在法國潰敗後，即在波利亞招募新的宣傳隊員。從柏林和維利（Willy）來的宣傳並不是完全浪費的，所以埃及總督覺得在埃及人當會集咖啡店和其他公共場所的播講，有加以禁止的必要。

政黨和社會階級的衝突，使埃及和伊拉克的國事發生許多改變，因而影響外交政策，也正是影響國家的安全。最親英的伊拉克政治家，曾引起許多人主張親軸心的政策；而蓋齊國王之死，即是從穩定而適當的角逐場中退出。在埃及，一方面是皇黨及華富特領袖們，一方面是前進分子聯合中產地主，兩方常常發生劇烈爭鬥。黨派的爭執產生內閣的更替，過去一年埃及常爲此更替所苦，而使各行政部門受到極大的影響。爲了各派的計謀而影響軍隊的效能，當然也是不可避免的。

假使現在格蘭尼什的軍隊已入侵埃及，軸心國又必侵犯東南歐，則英國的抗戰形勢必較艱難。英國要保護希臘領土完整，而南道德上及物以類聚的義務；這不得不使她在近東的衛戍軍減少。埃及和巴勒斯坦的衛戍空虛，那是有利於意大利的。若非史大林改變他的政策，土耳其也不能有多大作爲。英國在近東若不及戒備而招致那羅克等事件之重演，戰爭的形勢不免又有變化了。（摘譯自 Asia, November, 1940）

November, 1940